

Art Basel 之「藝聚空間」：「東西相會」精彩對話

Art Basel盛大開幕，頂尖的當代藝術品讓廣大收藏家和藝術愛好者看足整個周末仍然流連忘返。熱愛大型藝術裝置的觀眾今年便有了福了，「藝聚空間」(Encounters)可謂去年Art HK中「Art HK projects」之升級版，依舊由東京現代美術館首席策展人長谷川佑子負責策展，作品數目則擴展到了17件，且今年以「東西相會」為題，展出的多件作品也成為了東西文化藝術共融的重要記錄。作品的類型也相當廣泛，從以木頭、青銅等傳統素材創作的大型雕塑到強調互動的多媒體裝置，概念上的新穎碰撞令該部分成為Art Basel中十分重要的看點。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賈選凝 攝：莫雪芝

17件作品中，來自東方的作品中包括中國、日本、韓國、印度的藝術家作品，而西方的作品中則有來自英國、美國、法國、意大利藝術家的作品。首先，我們先來為大家介紹幾件筆者眼中格外有趣之作。

如果人類的思想從地心引力、資訊的重壓和超越物質文化的網絡運動中釋放出來，那麼noosphere本身會否成為

獨立的生命體？日本藝術家植松琢磨的作品《noosphere》是一個被幻想出的新世界，其中擁有新的意識和時間。他採用有網型晶體結構的礦物作為雕塑創作的原材料，礦物在作品中便被隱喻為「訊息的網絡」，而noosphere一詞原指「人類的思想源」——精神世界與資訊社會有着結構性的密切關係，其實這件作品希望傳達的概念就是，人的思想、意識和資訊皆為互動。

中國藝術家管懷賓的作品《疲軟的審美》則頗有和最近在港大熱的「充氣藝術」作出呼應之意味。這是一件用銀色充氣薄膜製作的太湖石造型裝置，藝術家用充氣材料將「太湖石」放大，令其呈現出一會飽滿、一會乾癟的形態。傳統文化中，古人借由太湖石的深刻內涵觀照內心，然而這種精神，管懷賓認為今天已經蕩然無存。所以創作這樣一件既帶有批判又帶有感歎的作品，實際上也是暗喻今日人們往往在一種疲勞的狀態中完成審美。

Liam Gillick是來自英國的藝術家，他的作品《Complete Bin Developments》是一系列塔狀框架結構，以一個特定的順序排列，作品旨在探討引進全自動生產系統以前，汽車生產排序的可能性。抽象藝術不只是表象，而在建構現實之同時所產生的抽象特質，恰恰正是新抽象藝術的起點。



■中國藝術家莊輝和旦兒的作品《傾斜11度》



■中國藝術家管懷賓作品《疲軟的審美》



■韓國藝術家楊海固的百葉簾裝置《Journal of Mundane and Uncertain Days》



■植松琢磨作品《noosphere》



■觀眾在ART BASEL



■Liam Gillick作品《Complete Bin Developments》

竹棚上的精巧動物浮雕

《Circa》是一件全人手製造的雕塑，竹棚在印度隨處可見，而印度藝術家Jitish Kallat則在竹棚上雕刻了精巧的神話動物。

作品的概念是？

Jitish：這個名為「Circa」的雕塑裝置是我製作的所有雕塑中消耗勞力最多的其中之一。這個雕塑看似是一個由竹竿搭建的棚架，但是裝置中的每一個元素都是獨一無二的手工雕塑。這件作品已經在我最近的兩個美術館個展中展出，一次是在孟買Bhau Daji Lad美術館，另一次是在墨爾本的Ian Potter美術館。於此兩個展覽地，這件雕塑都融入整個場地的建築風格，並且根據所在的空間重塑自身，同時亦似乎能找到另一種意義和背景。

棚架式的外觀象徵的是轉化和變形。它看上去就像一個老舊的雕塑隨時等待着拆除或者重建。在亞洲的很多地方，特別是在中國傳統中，竹子的表面在歷史上都被用作文字或者故事的抄寫載體。在「Circa」上還有詳細的浮雕圖案，描繪了動物互相撕咬的畫面，這是參照孟買市中心維多利亞火車站走廊上的圖案，每天有兩百萬人從這條走廊進進出出。

創作過程中的挑戰是？

Jitish：概念上來說，在「Circa」這個作品中，竹子在古代的書寫用途和其搭建棚架這個功能是互相交織的。這是一個有趣的雕塑，它假裝成一件自然的藝術品，卻同時改變着所在建築的主旨。

從製作程序上說，每一個傳說中的動物都是手工雕刻的，並且在鑄造模具裡加入了顏料，之後讓顏料被樹脂吸收形成一種類似在膠帶背面上畫畫的效果。竹竿的表面效果就是通過這種美術加工達成的，而竹面的觸感是通過調整樹脂的密度以達到和每根竹竿相近的重量。

Marnie Weber的暗黑童話

《Log Lady & Dirty Bunny》是筆者個人偏愛的一件裝置，它不正如你所見——有一隻兔子坐在半截帶有人臉的樹幹上這麼簡單。它的背後有一支美國藝術家Marnie Weber虛構出的女子音樂組合、一部名為《The Sea of Silence》的短片，以及一個完整的暗黑童話世界。

創作的概念是？

Marnie：我想要做的是美國民俗傳統中一個圍坐在篝火旁唱歌的情節。所以我寫了一首歌曲為基礎，而裝置和短片則是從中衍生。我將這首歌與一個鬼故事集合，給了她一種不祥的預感和令人毛骨悚然的感覺。我喜歡在不同的介質中工作——雕塑、電影、音樂、戲服、拼貼，然後把這些介質用鬆散的敘事結連。篝火歌曲的形式似乎是一個很好的嘗試，我的原始概念是一支女子樂隊「The Spirit Girls」：幾個不幸去世的年輕女孩，回到世間與致勃勃地玩她們難以忘懷的音樂——只是沒有人能聽到。

喜歡怎樣的審美？

Marnie：我花了很多年做藝術表演，所以我的作品中始終會有一種舞台佈景的要求。我希望在舞台上與觀眾互動，我喜歡美麗的東西，我也很喜歡在裝置中去手工製作戲服和物件。在我的工作中一切都被融合到一起——舊貨店、魔術店、服飾店、工藝品店等，然後我將他們重建並賦予新的意義。我喜歡美國的萬聖節鬼屋傳統，就像是在萬聖節前後人們在他們的院子和房子中創造當代民間藝術一樣。我喜歡的審美，是保持粗糙的手工美感，彷彿在混沌中的青少年因愛而生出的巨大幻想。

怎樣創造出童話幻想？

Marnie：我喜歡創造自己的童話，用別人的現成童話對我來說似乎太容易。我的童話會帶出對傳統的暗示，但它們是我自己的創作，它們意味着傳達出不安的感覺，那種當一個人半醒半夢之中，奇怪的圖像漂浮過來的感覺。對我來說，可以很容易地將工作和生活放在一個幻想的世界裡，而這種生活方式便是「令夢想成真」。



■ Marnie Weber作品《Log Lady & Dirty Bunny》

蔣志在「亞洲視野」：「光」與情感共屬一體

採訪：Jasmine 圖片由藝術家及魔金石空間提供

「亞洲視野」佔據了Art Basel兩個樓層的中心，來自亞洲和亞太地區的47間畫廊，分別展現了各大藝廊精彩的策展項目。今次我們便與其中重點展覽之一的北京魔金石空間所呈現的聯展藝術家中大數觀眾都不陌生的蔣志進行對話，探索他這次帶來香港的錄像與攝影作品。

可否介紹一下這次帶來的作品？

蔣：這次展出的2件作品，一件是3屏錄像《5》，還有是選自2010年的一組攝影《哀歌》中的幾張。

在《5》這件影像作品裡，一女一男先後好像是突然被槍擊之後淒涼倒地，作為影片的序幕。影片中男女之間沒有一處表示固定的情感指向。親密瞬間流動到傷害，撕鬥又滲透着愛之糾纏，痛苦又混雜着快感，每個人都傷痕纍纍，作品也並沒有指出傷害來自何處，來自外在或來自自身？受害者抑或劊子手？如果我們急於獲得答案，我們將失去認真思考的機會。

最後一個長鏡頭，二人在血泊中用身體的運動，塗抹出一個巨大的血漿骷髏。這種方式，把行動、表演、繪畫、戲劇結合在一起，使我們聯想到伊夫·克萊因(Yves Klein)身體繪畫(Anthropometrics)經典的回響，當然，這不是簡單的回響，它使作品有更多的語義空間。

創作的靈感，來自於痛苦，來自於對痛苦的觀察和逾越。



■蔣志藝術微噴《無名肉》



■蔣志藝術微噴《花》



■蔣志錄像裝置《5》

「光」怎樣運用在您這次帶來的作品中？

蔣：光一直是我非常感興趣的主題，藝術史中的「光」大都是隱喻神與救贖，新的這組「哀歌」系列採用了古典的樣式，但是這裡的光已經不是卡納瓦喬(Caravaggio)那種射向物體的光，不是夏爾丹(Chardin)那種撫摸物體的光，不是維米爾(Johannes Vermeer)那種好像來自物體之中沉靜溫暖的光……這裡創造了「另一種光」，一種有觸覺和痛感的「光」，有刺入、鉤掛、拉扯的物理力量。它好像更為可見，但是，也提醒着我們不是看見它，不是在視覺的對象性關係中發生的，而是在我們自身的情感和意志的共屬一體中所發生。

多年來從事跨界媒體創作的體會是？

蔣：跨界媒體創作在現在不再是一件新鮮事，就是在之前，我也沒有特意去跨界，小時候有畫筆顏料就畫畫，長大之後手頭有照相機，就

拿來用，畢業之後身邊比較容易得到攝像機，也就一樣自然拿來用了，如果以後有全息打印機，我想我也會拿來試試。我並不認為媒介之間有什麼高下或新舊之分，創作最重要的是：「你也無法不去創作。」

人很容易在自己的感知和思考上畫地為牢，是該時時警告自己要不斷跨出去的。

下一階段的創作方向是？

蔣：我只有一個方向是明確的，或者說是我最有興趣的——那就是如何理解我們的生命，以及如何能夠改變它。是的，我們不思考，生命也一直在變化，也一直在改變。但我仍然相信，這一切發生於我們的主觀，主觀可以確定一個方向，主觀能夠發出願望。要改變自己，要改變現實，那麼，「我」只做自己的事是不夠的，「我」要做「我們」的事。